

“听 + NP” 构式语义网络的认知识解路径分析

李晓涵, 赵楠*

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河北 保定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10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12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26日

摘要

感官动词的语义研究是语义学领域研究的议题之一, “听”属基础感官范畴, 是实现“听 + NP”构式认知识解的起点, 不同语义角色与之搭配可产生丰富语义。本研究首先分类讨论“听”的多义性, 并基于“三域”视角深入探究“听 + NP”构式语义网络的认知识解路径。研究发现, “听 + NP”的语义基于事态场景凸显可分为四类, 形成“现实事态域 - 认识域 - 言语行为域”的语义网络, 原型语义“听₁ + NP₁”在“现实事态域”中经语义转喻识解产生听觉鉴赏义“听₂ + NP₂”, 经过跨域映射在“认识域”下产生听觉认知义“听₃ + NP₃”, 原型语义经过两次跨域映射在“言语行为域”识解产生听觉形式义“听₄ + NP₄”。本研究基于“三域”视角分析“听 + NP”构式的语义多义网络及其识解路径, 是感官动词语义研究的有益尝试, 帮助深度认识“听 + NP”构式语义内涵, 也为“听”的相关语义研究提供研究思路和借鉴。

关键词

“听 + NP” 构式, 语义网络, 认知识解, “三域”

A Study on the Cognitive Construal Paths in the Semantic Network of the “Ting (Listen) + NP” Construction

Xiaohan Li, Nan Zhao*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Received: July 10, 2026; accepted: August 12, 2026; published: August 26, 2026

*通讯作者。

文章引用: 李晓涵, 赵楠. “听 + NP”构式语义网络的认知识解路径分析[J]. 现代语言学, 2026, 14(8): 898-907.
DOI: 10.12677/ml.2026.148855

Abstract

The semantic study of sensory verbs is one of the research topics in the field of semantics. “ting” belongs to the basic sensory category and serves a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the construal of the “ting + NP” construction. Different semantic roles collocating with it can generate rich meanings. This study categorizes and discusses the polysemy of “ting” first and explores in depth the cognitive construal path of the semantic network of “ting + NP”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three-semantic-domain theory.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semantics of “ting + NP”,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based on the salience of situational-event scenarios, forming a semantic network of CONTENT DOMAIN-EPIS-TEMIC DOMAIN-SPEECH-ACT DOMAIN. The prototypical meaning of “ting₁ + NP₁” generates the auditory appreciation meaning of “ting₂ + NP₂” through semantic metonymy construal in the CONTENT DOMAIN; through cross-domain mapping, it produces the auditory cognitive meaning of “ting₃ + NP₃” under the EPISTEMIC DOMAIN; through a twice cross-domain mapping, the prototypical meaning is construed to generate the auditory formal meaning of “ting₄ + NP₄” in the SPEECH-ACT DOMAIN.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ree-semantic-domain theory, analyzes the polysemous semantic network of the “ting + NP” construction and its construal path, which is a beneficial attempt in the semantic study of sensory verbs. It helps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semantic connotation of the “ting + NP” construction and provides research ideas and references for related semantic studies of “ting”.

Keywords

The “Ting + NP” Construction, Semantic Network, Cognitive Construal, “The Three-Semantic-Domain Theor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人对世界的经验来源于感官与外部世界的交互作用,在此过程中,感官是人脑与外部环境进行信息交换的通路,而感知动词是对人们感知世界动作、状态和结果的描述,对感知动词词义的研究可以揭示感知词义与认知经验之间的内在联系,对感知动词语义的认知研究有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词义间的认知理据关系以及认知因素在词汇多义化进程中的作用[1]。当前学界就多义词现象达成共识,认为其“意义之间密切相关”[2],如何从“原来的意义”发展出“新的意义”具有一定的规律可循[3]。本研究拟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以感官动词“听”所产生的“听 + NP”构式为研究对象,在“三域”框架下本研究分析其多义网络模型及识解路径,揭示相关语义由身域到心域再到以言行事域的隐转喻路径,为感官动词的跨感官比较提供新的分析维度。

2. 研究综述及理论简介

感官动词的语义研究是语义学领域研究的议题之一,研究方向包括感官动词的句法功能[4][5],词义演化与来源[1][6]和语义功能[7]等方面。近年来,部分学者聚焦含感官动词构式展开分析如对比研究、界面、变异研究等[8]-[11],林正军和杨忠将认知语言学理论应用于感知动词语义研究[12],刘馨蔓、汪少华将进一步将“三域”理论用于感官动词构式研究,揭示视觉动词“看”的多义性及其相关构式的认知识解

路径,为感官动词研究提供了可操作分析范式[13]。对于感官动词“听”的研究不多,彭小球聚焦湖南方言“听[tʰin⁵⁵]”,从语义学角度对其连词用法及其所构成复句进行分析[14],吴齐阳同样从方言角度出发,探究“听”的虚词用法及来源[15]。

“三域”理论由 Sweetser 提出,将语义分为“现实事态域(content domain)”“认识域(epistemic domain)”和“言语行为域(speech-act domain)”三部分[16]。“现实事态域”对应客观现实或物质世界;“认识域”聚焦人经验知识中的心理状态和推理系统;“言语行为域”侧重于文化背景下以言行事的行为,理论进一步提出,隐喻是语义变化的主要认知动因,投射促使语义发生演变。该理论为解释词汇和复句的多义性提供了有效框架,有助于深入理解语义在不同认知层面的变化规律,揭示语言意义的构建和理解机制。Lakoff & Johnson 和 Kövecses 进一步指出,感知词汇可以隐喻性地表达内在体验。感官动词“听”属基础感官范畴,是实现“听 + NP”构式认知知识解的起点,不同语义角色的名词和名词短语“NP”与之搭配可产生丰富语义[17]-[19],然而,该构式的语义网络构建及其构式内部要素间互动关系尚未得到系统性研究。因此,在“三域”视角下系统分析“听 + NP”构式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且对于理解其多义框架有一定意义。基于此,本文以现代汉语词典及 CCL (Center for Chinese Linguistics PKU)语料库为数据来源,以“听 + NP”构式为研究对象,参照“三域”理论框架探究“听 + NP”多义语义网络模型建构及其认知知识解路径。本研究旨在回答以下问题:(1) 如何基于事态场景划分“听”的不同语义?(2) 如何基于“三域”理论构建“听 + NP”构式的语义网络?(3) “听 + NP”从原型义到衍生义的认识知识解路径是什么?

3. “听”字多义性的认识知识解

“听 + NP”构式中的语义单位“听”和“NP”等同于概念结构,反映人类认知中的概念体系[13]。在这一构式中,“听”这一概念的语义首先得到激活。因此,本研究首先对“听”字多义的认识知识解进行归纳分析。基于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对“听”语义的解释,“听”作为动词有以下四个义项[20]:

- (1) 用耳朵接受声音:听音乐
- (2) 听从(劝告);接受(意见):听话
- (3) 听凭;任凭:听命令
- (4) 管理;判断:听讼

根据以上义项总结发现,“听”字语义均为基于主导义项对具体事实的概括性表达,且各语义下均包含“听 + NP”构式。从认知角度分析,“听”的语义包含完整事态场景(state-of-affairs scenario) [21],由一系列行行动作和其相关的参与者角色构成[22],而人类大脑可以在事态动作发生时捕捉相关状态并将其与记忆中的多模块表征整合起来。人类处于不同事态场景中,对于听觉感知的凸显有所差异。就事态前而言,直觉者收取场景内产生的各类声音信号,但其并未聚焦于某一重点,听觉重点可能根据环境产生无意识变动;就事态中而言,知觉者捕捉到具体希望接受的声音信号,注意力集中在某人或某物,而在聚焦声音符号的过程中,认知对事件产生影响;就事态后而言,知觉者可能通过认知过程对声音信号发出者得出某种结论或做出某种反应。这些行为动作存储于人类大脑,在语言表达中,相应的概念结构刺激存储内容,人类由此得以理解相应构式的语义内容。参照刘馨蔓和汪少华对“看”字三域的分解方法[13],本文针对“听 + NP”构式,根据大脑中不同阶段激活产生的认知凸显度,基于 NP 语义内容,将感官动词“听”不同语义包含的事态框架进一步划分为“事态前”“事态中”“事态后”三阶段,并依照三阶段对其义项进行重新分类:

- (1) 听₁:表示用耳朵接收声音信号
- (2) 听₂:表示人脑关注、欣赏声音信号
- (3) 听₃:表示理解

(4) 听₄: 表示听从、判断

总结而言, 本文依据认知凸显度, 对“听”的基本义项即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的第一条义项进行细化, 并将后三类义项进行合并重分。其中, “听₁”为原型义, 表示核心动作“接收声音”, 体现身域内的物理接触, 例如, “听风声”, 是对听觉动作的客观描述, 强调对声音的接收与感受, 尚未包含认知介入。在此基础上, 其他义项根据事态场景中的凸显场景而有所区分。“听₂”凸显事态前的动作, 强调知觉主体对具有审美价值声音信号的持续关注与整体欣赏, 例如, “听歌”“听音乐会”“听雨”“听戏”等, “接收声音”的语义得以延伸至“品味艺术”。“听₃”凸显“事态中”的认知加工, 即通过听觉获取信息并进一步对信息进行推理和理解, 体现从身域到心域的认知介入。例如“听课”“听会”“听报告”, 涉及更深层次的信息处理(例如, 学习课程知识、理解会议和报告内容等), 在认知影响下, 其语义不再停留于“听到声音”而更强调“理解信息”。“听₄”凸显“事态后”的行为结果, 即依据听觉信息进一步采取行动或表达态度, 体现从心域到以言行域的延伸。例如, “听指挥”“听话”, 强调抽象指令或建议, 强调知觉者通过一段时间动作对场景内相关事物做出判断或将采取行动, 这种情况在有认知过程参与前提下产生, 属于非必然后果或涉及事后行为, 隐含“服从”“响应”“判断”等含义[13]。“听”在事态场景内部凸显的不同下呈现不同含义, 四类意义相互关联, 共同反映人从感知真实到感知推断的认知规律。

4. “听 + NP” 在 “三域” 中的语义网络模型

Sweetser 将语义分为“现实事态域”“认识域”和“言语行为域”三域以对多义性进行解释[16]。基于对“听”语义的重新划分, 可以将“听”视为参照点, 以此理解“听 + NP”构式中的“NP”以及其语义对构式语义的影响。“听”的多义性和“NP”语义的影响使“听 + NP”构式表征不同语义, 其背后形成的语义网络在现实事态域、认识域、言语行为域中呈现层级扩展特征, 由此, 可以构建“听 + NP”语义网络认知模型(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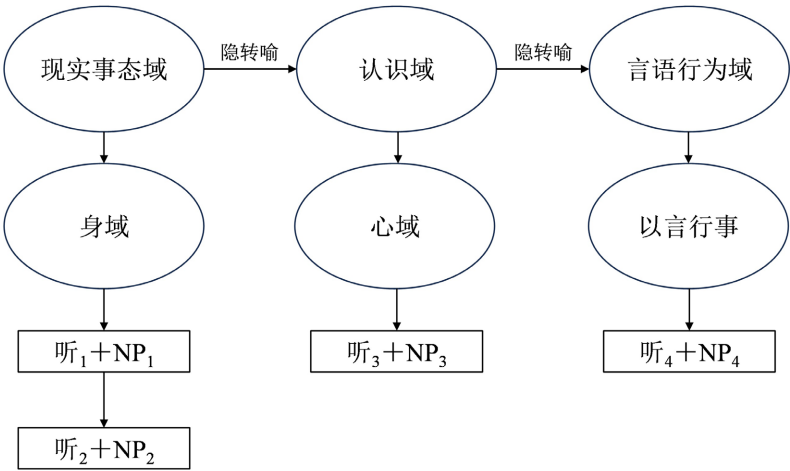


Figure 1. Semantic network diagram of “ting + NP”
图1. “听 + NP” 语义网络图解

以下对此语义网络图解进行阐释。

4.1. 现实事态域中的 “听 + NP”

“听₁”指人耳接收到外界声音信号, 其后所带“NP”通常为具体对象和音源。如图1所示, “听₁

+NP₁”(听觉接触)属于现实事态域的身域原型义,体现“耳朵对声音的物理接收”,例如,“听风声”。在此基础上,“听₂+NP₂”(听觉鉴赏)同样对应现实事态域,但凸显“事态前”的选择性关注,通过同域转喻,将这一辖域下“接收声音”的原型语义延伸至持续性的听觉行为,表达对声音内容的关注和欣赏。例如,“听戏”中,“戏”的声音被转指“戏剧的整体艺术信息”,例如唱腔、台词等。在这一构式下,凸显的是事态前与“听”相关的具体对象。

4.2. 认识域中的“听 + NP”

“听₃+NP₃”(听觉认知)由现实事态域的身域通过隐喻跨域映射至认识域产生,其中“听₃”表示参与、理解等,当NP₃涉及理解推理等过程时构成此构式。在此构式中,原型语义被弱化,构式语义通过隐转喻映射至认知语义,将“耳朵接收声音”的身域体验(源域)隐喻为“心智获取信息”的心域活动(靶域),例如,“听课”中,语义由“接收课程声音”延伸映射至“理解课程内容”;“听诊”中,“耳朵通过听诊器接收体内声响”的物理感知延伸至“医生对病理信息的分析判断”,凸显医学诊断中的认知推理。在此过程中,“NP₃”作为信息承载对象通过转喻凸显认知对象,例如,“听会”中,“会”作为参与者所处场景,转指“通过听觉理解会议议题、决议等核心信息”的认知活动;“听审”中,“审”即庭审过程、审判信息,作为信息载体,转指“通过听觉获取庭审陈述、辩论等信息并形成法律判断”的整体认知事件。

4.3. 言语行为域中的“听 + NP”

“听₄+NP₄”(听觉行事)是在言语行为域中,通过心域的认知加工进一步跨域映射至“以言行事域”,核心驱动力是语力(illocutionary force)的介入。构式语义隐含“接受、服从”等间接言语行为,如“听指挥”“听命令”。“NP₄”为权威性指令信息(指挥、劝告),通过“信息代行动”转喻,将“听觉接收”映射为“行为服从”。语力体现为“指令性”或“说服力”,例如“听命令”隐含“必须服从”的指令语力。

“听₄+NP₄”(听觉行事语义)处于言语行为域,其语义生成路径表现为,现实事态域身域中的听觉接触原型义经认识域心域的认知加工,最终通过跨域隐转喻映射至以言行事域,这一过程的核心驱动力是语力(illocutionary force)的介入。该构式的语义核心是“依据听觉信息实施以言行事行为”,隐含“接受、服从、许可、决策”等间接言语行为的语力。从“NP₄”的特征看,其多为承载指令、建议、意愿的抽象信息载体,构式通过“信息代行动”的转喻机制,将听觉接收信息的过程直接映射为依据信息采取行动的结果。具体表现为以下示例:

(1) 听劝。“劝”作为“劝告”类信息载体,通过转喻使构式语义从“听到话语”映射为“服从话语内容并采取相应行动”,隐含“说服”语力,即说话人通过话语施加影响,促使听话人接受建议,改变行为。

(2) 听政。“政”指代“政务相关的意见、汇报”,转喻映射为“依据听取的政务信息进行决策”,隐含“决策”“管理”语力,体现管理者或决策者通过听觉信息实施管理的权威性。

(3) 听差。“差”指“差遣指令”,转喻映射为“依据差遣指令执行任务”,隐含“命令”或“役使”语力,凸显“必须服从”的行为约束。

(4) 听便。“便”指代“对方的便利或意愿”,转喻映射为“依据对方表达的意愿听任其行动”,隐含“放任”与“允诺”语力,如“去留听便”即接受对方的去留意愿并许可其自主决定。

这些例子中,语力的强度与类型虽有差异,但均遵循“听觉信息-认知加工-以言行事”的映射链条,印证了言语行为域中感官语义向行事功能的扩展规律。此语义下,“听₄”强调“NP₄”表征未然事

件导致的非必然后果或可能开展的事后行为[13], “听₄+NP₄”涉及听觉事态框架中“听”的“事态后”凸显以及“行为”事态框架中言语行为所指抽象对象的凸显。

总结而言, “听₁+NP₁”这一原型语义在转喻、隐喻或二者结合的作用下产生“听₂+NP₂”“听₃+NP₃”和“听₄+NP₄”的语义构式。由现实事态域到言语行为域, 四个构式间体现由无意识感知到认知解度不断提到的关系规律, 即, “NP₃”“NP₄”的抽象度提高, “听₃”“听₄”的感官性弱化, 强调精神上的“听”, 在“NP₃”“NP₄”的刺激下, 大脑中存储的听觉场景得以激活, 人类通过感知推理得出相应构式的含义。

5. “听 + NP” 的认知解度路径

“听₁+NP₁”的听觉接触语义是现实事态域的基本构成部分, 也是语义网络中最核心的构式, 其语义指涉事件涉及声音符号, 强调对声音的感知而非持续关注。由此, 经过隐喻和转喻的作用, 不同成分得以凸显, 因此激活该构式的不同语义。基于第二部分对“听 + NP”在三域中语义的变化和隐转喻作用的分析, 本部分收集 CCL 中本构式相关语料, 选取有代表性案例分析该构式原型语义引伸出多义的认识解度路径。

5.1. “听₂+NP₂” - 现实事态域的转喻延伸

在现实事态域中, 听者通过转喻凸显, 将声音符号的接收延长, 转变为持续关注某些声音符号的听觉行为, 即实现从“听”到“听₂”的识解, 基于“部分 - 整体”的邻近关系转喻, 进一步实现“听₁+NP₁”到“听₂+NP₂”的识解, 整体过程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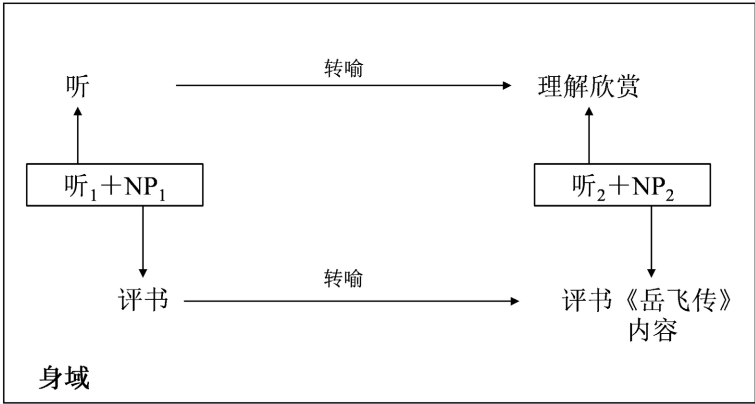


Figure 2. Cognitive construal path of “ting₂ + NP₂”
图 2. “听₂+NP₂” 的认知解度路径

以下举例做具体说明。

- (1) 我们常常去看歌剧、戏剧、电影, 也去听音乐会, 或到美丽的公园里去散步。
- (2) 小时候听评书《岳飞传》, 对《风波亭》一节印象最深。

例(1)中, “我们”听的是具体音乐会中的乐曲和旋律, 例(2)中, 说话者听的是评书的具体内容, 即《岳飞传》讲述的故事。“听₂”凸显事态前的动作, 强调听者接收所处场景中的声音, 并持续关注以达到欣赏品鉴的效果。就例(1)而言, 听音乐会这一动作并非单纯接收音乐会的声音信号, 而是欣赏其具体内容与旋律情感, 体会其艺术价值。在此过程中, “NP₁”音乐会与“NP₂”音乐会演绎的具体内容构成整体 - 部分的关系, 即体现为“NP₁”到“NP₂”的邻近性转喻, 因此听话人将“听音乐会”识解为“欣

赏音乐会的艺术价值”。

5.2. “听₃+NP₃” - 认识域的隐转喻映射

通过隐转喻机制, “听₁+NP₁”的听觉接触义得以跨域引申至“认识域”, 生成“听₃+NP₃”的听觉认知语义。“听”在相关事态场景中凸显“事态中”时, 知觉者听觉聚焦于声音信息并持续感知, 并对声音信息进行认知加工处理, 在这一过程中, 知觉者的听觉感知与认知加工协同互动。以下自 CCL 选取“听₃+NP₃”构式典型例句, 用以阐释该构式的语义识解路径。

- (3) 第一学期他听课只能懂一半。
- (4) 陪审团成员屏息听审, 梳理控辩双方的关键证词。

现以例(3)中的“听课”和例(4)中的“听审”为例, 阐释“听₃+NP₃”的听觉认知语义识解路径。依据“听₃+NP₃”的认知映射模型(如图3所示), 例(3)中“听课”的“课”为信息载体, 指向课堂的教学内容, 整体为“通过听觉接收并理解课程信息”的持续过程; 同样地, 例(4)中, “听审”的“审”指法庭审判的过程和信息, 为事件场景, 涵盖庭审中的陈述与辩论, 指向“通过听觉获取法庭审判信息”。多模块感知理论强调听觉与心智模块的互通性, 实现从源域(身域)到目标域(心域)的整体映现。首先, 从源域到目标域的隐喻映现包括, 以“人耳”为主的听觉施事隐喻映现到“听者”为主的动作施事, 例如, 学生、陪审员等, 而听觉接触动作隐喻映现到特定场景中持续的具有明确目的认知活动, 例如, 理解课程学习知识、了解案件等, 听觉感知对象例如讲课声、庭审声等隐喻映现到过程动作对象, 例如, 知识内容、法律事实等。其次, 在目标域中同时包含转喻机制, 即“听₃”作为动作场景的核心要素得到凸显。例如, “课”是“学生获取知识”事件中的信息载体, 通过“内容代过程”转喻指向接收、理解并学习知识的完整认知过程; “审”是“陪审团裁决案件”事件中的关键场景, 通过“场景代事件”转喻涵盖听取审理、梳理案件并评议的司法认知逻辑。因而, “听课”“听审”能快速激活“学习知识”“倾听法庭审判信息”的隐含语义, 在此过程中, “听”的原型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类似的, “听₃+NP₃”实例还包含“听会”“听墙根”“听证”“听履”等, 分别映现“接收会议精神”“窃听他人秘密”“公开征求公众意见或质询”“判断来人身份”等持续性动作或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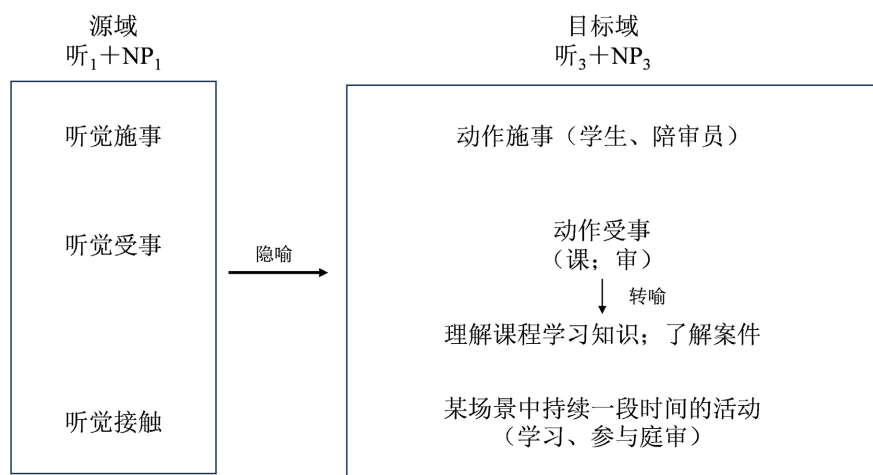


Figure 3. Cognitive construal path of “ting₃+NP₃”
图3. “听₃+NP₃”的认知识解路径

由此可进一步判断, “听₃+NP₃”构式的多义性依赖上下文语境。在“认识域”中, “听课”和“听

审”的动作用词核心语义均为“听₃”，但在相应语境下，其相应解释将随之变化。例如，“课堂上”的场景使“听课”只能被识解为“专注理解教师讲授的课程内容”，而非“听到课堂内外的声音”；“陪审团成员”的身份限定使“听审”语义聚焦“案情了解与法律事实研判”，突显认知活动的目的性与连续性。

5.3. 听₄+NP₄ (听觉行事): 言语行为域的语力驱动

在隐喻、转喻和语力的作用下，现实事态域中“听”的原型语义经过“认知域”的心域认知加工，生成言语行为域中的听觉行事语义，即“听₁+NP₁”的听觉接触义在语力作用下得以识解，生成“听₄+NP₄”的听觉行事语义。在言语行为域中，语义凸显“事态后”事态场景，强调知觉者对声音信息进行认知处理后将采取的可预测行动，因此，“听₄+NP₄”表示根据听觉情况预测行为结果。在此构式中，“听₄”隐含“服从”“响应”“判断”等含义。以下举例做具体解释。

- (5) 骆中丞闻水师新挫，特遣某等前来听差。
- (6) 杨镇台要我死，我亦甘死，若兄弟们不以为然，一概听便。

如图4所示，源域(即身域)中的声音感知者接触到“差遣事务”“便利行事”等内容后，对其进行认知加工处理，在身心隐喻的作用下，“听”的语义发展为精神上的“听”，即对于听到的内容做出判断、听从、依照等动作。同时，受到隐转喻和语力的作用，感知者在以言行事域基于认知域“听”的精神语义对相关动作做出推断。如例句所示，如例句所示，例(5)中“差”在“听差”中指向“差遣、指令”，是上级对下级的任务指派。言者通过发出差遣指令，要求对方按照指令行动，若语力增强则表现为强制命令，如“听差行事，不得延误”。此处“听₄+NP₄”的功用是表示一种指令性的言语行为，其语力是“命令”或“役使”，强调行为的服从性，即知觉者必须依据听觉接收到的差遣内容完成任务。这种语力体现为上级基于某种权威对下级的行为约束力，例如“听差”即听觉接收差遣内容后服从执行，凸显言语行为背后的强制效能。例(5)中“听₄+NP₄”语义由“听”原型义对应的“接收指令的声音”经过认知处理指代“理解和接受差遣指令”，并最终在以言行事域推论为“根据上级指令执行相应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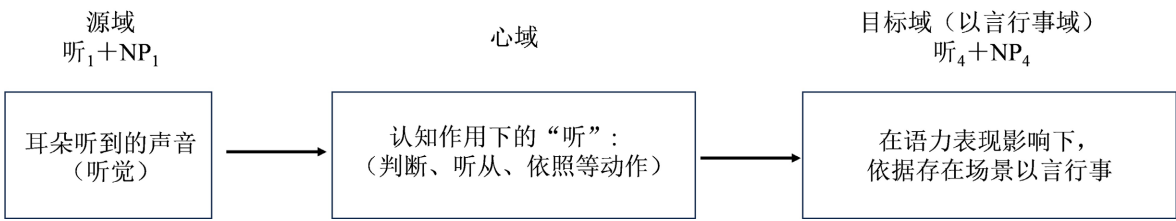


Figure 4. Cognitive construal path of “ting₄+NP₄”
图4. “听₄+NP₄”的认知识解路径

类似的，例(6)中推论为“根据个人便宜情况做出赴死、抗争、退避等决定”。这些推论使基于已发生事件或个人经验构建的场景所推断出的结果。进一步解释，例(6)中的“便”指代“便利、意愿”，多出现于允诺性语境中。言者通过“听便”向听者传递“允许其自主决定”的态度，如“去留听便”即表示接受对方的选择不加干预，此处“听₄+NP₄”表示一种“许可性”言语行为[23]，表明其语力是“放任与允诺”。这种语力弱化了主观干预，赋予听者自主选择的空间，体现言语行为中的包容与退让。综上，例(5)(6)中“听差”“听便”分别隐含决断、命令、允诺的言语行为，其语力类型虽有差异，但均通过“听+NP”构式将听觉信息与以言行事的后果关联，施加于可预测的社会互动事件中，印证了言语行为域中感官语义向行事功能的映射规律。

6. 结论

本文基于“三域”框架,对“听+NP”构式中“听”的语义进行分类讨论,并深入探讨“听+NP”构式的语义网络及认知解路径。研究发现,“听”的语义可基于事态场景凸显分为四类,在原型义“听₁”的基础上,基于不同事态场景中的凸显产生“听₂”“听₃”“听₄”三个语义。四个语义在“三域”中构成“现实事态域(听₁、听₂)-认识域(听₃)-言语行为域(听₄)”的语义网络,其语义在隐转喻映射和语力驱动下完成认知解。原型语义即听觉接触义在“现实事态域”中经过语义转喻识解产生听觉鉴赏义,经过跨域映射,原型义在“认识域”下产生听觉认知义,而原型语义经过两次跨域映射在“言语行为域”识解产生听觉形式义。对于“听+NP”的语义学分析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其深层语义内涵并在实践中正确使用此构式,从学术层面而言,基于“三域”视角分析“听+NP”构式的语义多义网络及其识解路径,是感官动词语义研究的有益尝试,也为“听”的相关语义研究提供研究思路与借鉴。与“看+NP”构式相比,“听+NP”的语义网络在言语行为域中展现出更强的语力驱动特征,尤其是“听₄+NP₄”听觉行事义项体现了感官语义向行事功能的独特映射路径,这也进一步凸显了“三域”框架对不同感官动词构式的差异化解释力。然而,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语料来源覆盖面有限,未来研究扩展语料范围如多模态语料以检验语义网络的普适性。

基金项目

本研究属于河北大学2026年度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资助项目:“数字人文视域下社交媒体非遗短视频话语建构研究”(编号:HB2026SS018)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1] 林正军. 英语感知动词词义衍化的认知研究[J]. 外语教学, 2011, 32(6): 11-15.
- [2] 束定芳. 现代语义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 [3] 高庆赐. 试论汉语一词多义的内部联系[J]. 中国语文, 1978(3): 184-188.
- [4] 陆俭明. 现代汉语中一个新的语助词“看”[J]. 中国语文, 1959(10): 490-492.
- [5] 赵彦春黄建华. 英语感官动词模块性的语义分析——认知词典论对词库的描写[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1(4): 11-14.
- [6] 郑颖琦. 汉语单音节感官义类词群的语义取象及认知特性探析[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4): 159-165.
- [7] 邓奇, 杨忠. 英汉感官形容词语义认知与语义功能研究——以“Cold”与“冷”为例[J]. 外语学刊, 2014(1): 47-53.
- [8] 鲁志杰. 感官感知动词“V到”与“V见”的异同[J]. 汉语学习, 2018(6): 10-19.
- [9] 陈辰. “看”“看见”“看到”与“看完”的语义差异探究——认知构式语法视角[J]. 外国语文, 2020, 36(4): 83-92.
- [10] 杨海明, 葛丽娜. “看X”集约化表达倾向与主观性[J]. 汉语学习, 2022(3): 68-73.
- [11] 刘树苓, 张美涛. 标题构式“从X看Y”的变异特征及动因[J]. 汉语学习, 2023(2): 60-71.
- [12] 林正军, 杨忠. 英语感知动词词义研究的认知语义视角[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1(5): 9-13.
- [13] 刘馨蔓, 汪少华. “看+NP”语义网络模型的认知解路径研究[J]. 山东外语教学, 2024, 45(6): 10-20.
- [14] 彭小球. 湖南益阳方言“听[tʰin⁵⁵]”的连词用法及其构成的“听p, 都q”复句[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26(1): 91-95.
- [15] 吴齐阳. 汉语方言“听”的虚词用法及来源[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7(3): 130-136.
- [16] Sweetser, E. (1990) From Etymology to Pragmatics: Metaphor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Semantic Struc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620904>
- [17] Lakoff, G. and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8] Lakoff, G. and Johnson, M. (1999)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Basic Books.

-
- [19] Kövecses, Z. (2010) *Metaphor: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现代汉语词典[M]. 第 7 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 [21] Panther, K.U. and Thornburg, L. (1999) The Potentiality for Actuality Metonymy in English and Hungarian. In: Panther, K.U. and Radden, G., Eds., *Language Arts and Disciplines*, John Benjamins, 333-358.
<https://doi.org/10.1075/hcp.4.19pan>
- [22] 张辉, 卢卫中. 认知转喻[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0.
- [23] Searle, J. (1969) *Speech Ac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1139173438>